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與《客法大辭典》的語法比較——以持續體為核心的考察

江敏華[Min-hua Chiang]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

西元 1926 年出版的《客法》和 1937 年出版的《對話》這兩本客語文獻雖然同為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法籍神父雷卻利 (Charles Rey) 的作品，但兩本文獻所呈現的語言內容並不相同。《對話》的序言中已簡述二者音系的不同，本文則首次從語法的觀點說明兩本文獻的語言基礎有相當大的差別。本文從持續體出發，但旁及與持續體有關的帶終點的動後補語標記、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及動趨式相關格式等，探討它們的詞形、用法及語法語義現象。在這些用法中，《客法》在詞形及用法上都與梅縣方言有較高的相似性，而《對話》則與《客法》及梅縣方言有顯著的不同，尤其表現在持續體及進行體有別、狀態及程度補語標記的類型，以及動趨式中插持續體標記的格式及語義等。此外，本文也結合語法、音韻及歷史、地理的考證，探討《對話》的方言歸屬問題。

關鍵詞：《客家社會生活對話》、《客法大辭典》、持續體、補語標記、梅縣客語

1. 前言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Langage Hac-Ka, 以下簡稱《對話》) 是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法國籍神父雷却利 (Charles Rey, 1866–1943) ¹ 在廣東汕頭地區傳教時所著的一本客語生活會話集，1937 年於汕頭出版。全書共 719 頁，每段對話皆有法文釋義、客語漢字及客語羅馬字拼音，客語漢字共 98,451 字，書中主題深入有趣，充分反映當代客家口語及當地社會文化風情。

¹ 本文所用版本為臺北 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於 1973 年所出版，封面題名著者之中文名為「雷却利」。然田志軍 (2015: 33) 指出，Charles Rey 神父之墓碑上題：「賴司鐸聖名嘉祿墓」，據此，Charles Rey 神父之中文譯名應為「賴嘉祿」。本文旨在考察《對話》所反映之語法現象而非 Charles Rey 神父之生平，故其中文譯名仍以《對話》書中之記載為準。

根據《對話》的序言，這本書的客語羅馬拼音依循的是雷卻利自己所編纂的另一本辭典的拼寫方法，而該辭典所收錄的是當時通行於嘉應州（今梅縣）的客語。序言中所說的辭典，即最早出版於 1901 年、後歷經多次修訂而於 1926 年重編再版的《客法大辭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以下簡稱《客法》）。Chappell & Lamarre (2005: 18) 指出 Charles Rey 神父 1889 年抵達中國後，先是學習嘉應州（Kayinchu，今梅州 Meizhou）客語，並且視嘉應州客語為當地標準口音，1916 年以後，Rey 神父於陸豐(Lufeng)地區工作；Chappell & Lamarre (2005: 18) 以此解釋 Rey 神父的著作包括了嘉應州客語以外的發音，以及這兩本著作略為不同於巴色會教會 (Basel Mission) 的語料，但是並沒有特別指出兩本著作的語言基礎的異同。然而儘管《對話》與《客法》為同作者所編撰，客語的拼音方式也大致相同，但兩書的音系卻有所不同，例如《對話》序言就指出《客法》並沒有區分 *chou* 與 *chiou*、*tchou* 與 *tchiou*，也沒有區分 *fi* 與 *foui*、*vi* 與 *voui* 以及 *pi* 與 *poui*，²可見這兩本書所代表的客家話應該是不同的。

根據夏其龍 (2005)、莊初昇 (2010)，雷神父從 1889 年起在嘉應州工作了七年，後來於 1929 年在汕頭工作。雷神父工作地點的改變，可能也反映巴黎外方傳教教區的變化，因汕頭教區原隸屬廣州教區，但 1914 年自廣州教區劃出，其轄地除汕頭外，尚有潮安、潮陽、揭陽、澄海、普寧、惠來、饒平、豐順、大埔、梅縣、興寧、平遠、蕉嶺、五華、陸豐等十六縣及南山區；1929 年又劃出大埔、梅縣、興寧、平遠、蕉嶺、五華等縣，歸美國瑪利諾外方傳教會管理，粵東其他地區仍稱為汕頭教區（莊初昇 2010）。也就是說，自《客法》初稿出版的 1901 年到《對話》出版時的 1937 年，雷神父所屬教會的教區有了重大的改變，而教區轄地的變化，從方言學的角度來看，就是 1914 年先將廣東省東部之非粵語區自廣州教區劃分出汕頭教區，1929 年再將粵東以梅縣為中心的純客住縣從汕頭教區劃分出來改隸美國瑪利諾外方傳教會，原汕頭教區則主要管轄粵東閩語區及非純客住縣之客語區。雷神父 1929 年以後於汕頭工作，是否代表其離開嘉應州後，主要傳教的地點就是在粵東這些非純客住縣呢？《對話》的語言基礎，或許也正是 1929 年以後仍隸屬汕頭教區的非純客住縣。

《對話》的音系已知和以梅縣為基礎的《客法》不完全相同，從語法的角度探討《對話》客語特色的並不多，僅柯理思 (1995) 及江敏華 (2018) 針對其中的動詞後置成

² *Chou*、*chiou*、*tchou* 與 *tchiou* 根據我們現在對客語音系的了解，分別指 [ʃu]、[ʃiu]、[tʃu] 與 [tʃiu]，《客法》只有 *chou* 與 *tchou*（含 *tch'ou*），其舌葉音不與 *-i-* 介音拼合，《對話》則拼 *-i-* 與不拼 *-i-* 有區別，流攝知章組字有 *-i-* 介音，遇攝字則沒有，故「晝」(*tchiou*) 與「注」(*tchou*) 不同音。至於唇音字的韻母 *-i* 或 *-oui*，則是客家話常見的是否保留合口介音的差異，《客法》一律為不保留合口介音的 *fi*、*vi*、*pi*，符合梅縣方言的音韻表現，《對話》則一律為保留合口介音的 *foui*、*voui*、*poui*，符合粵東許多非純客縣客家話的音韻表現。

分「*taò*」作過討論，以及郭維茹 (2019) 討論其中的時體標記「來 *loi2*」、「裡 *le2*」和「了 *liao3*」。其中郭維茹 (2019) 誤將《對話》視為梅縣方言，然而《對話》在語法上的表現，與目前所知的嘉應州客家方言的差異相當明顯，本文擬從差異明顯的持續體標記出發，深入比較《對話》與《客法》相關用法的不同，除了分析相關虛詞及結構的語法、語義外，也說明《客法》與梅縣方言在語法上的相同之處，以及指出《對話》與之不同、並非以梅縣方言為基礎，並探討可能的方言歸屬問題。本文除前言外，第二節探討《對話》的持續體，第三節探討《客法》的持續體，第四節則比較這兩本文獻持續體的相關用法。第五節為結論。

2. 《對話》的持續體

持續體標記為動詞後表示狀態存在或持續的成分，約相當於共通語「著」。客家話的持續體標記各地有相當大的差異，臺灣常見的「等」(*ten3*)³ 為以嘉應州為主要分布區域的形式。臺灣東勢大埔腔的「緊」(*kin3*)⁴ 則在嘉應州以外的廣東省分布相當廣，廣西、江西亦有分布，包括廣東翁源、連南、清溪、揭西、香港、廣西西河（李如龍、張雙慶 1992：443）、廣東海豐西坑（張為閔 2008）、陸豐 (Schaank 1897)⁵、江西龍南（劉綸鑫 1999）、寧都石城一帶（羅自群 2006：106）、于都（謝留文 1998）、新豐（周日健 1990）等。客語另外兩個分布非常廣的持續體系統為「穩/穩定」和讀為「到」字上聲的形式（以下寫作「到₃」，⁶是閩西和贛南持續體的主要形式。「到₃」在廣東省亦有分布，如豐順（高然 1999）。⁷《對話》沒有嘉應州客語常見的「等」，也沒有廣東省常見的「緊」，其持續體標記是閩西與贛南常見、廣東東部較少見的「到₃」，漢字寫作「到」，羅馬拼音為「*taò*」（本文作「*tao3*」）：

³ 「等」應非本字，江敏華 (2016) 認為可能來源於處所詞組的合音。

⁴ 「緊」可能亦非本字，方言材料中多作「緊」，客語傳教士文獻中或寫為「竟」。

⁵ Schaank (1897) 所描寫的是原鄉陸豐的印尼西加里曼丹客語，其持續體標記的形式應即來自原鄉廣東省陸豐縣。

⁶ 此類型或讀為[*to3*]，或讀為[*tau3*]，但均為該方言「到」字音讀的上聲，方言文獻中經常寫為「倒」，但應非本字，其本字或認為「著」，或認為「到」，詳見江敏華 (2018) 的討論。

⁷ 亦見黃婷婷 (2009) 之例句，另豐順亦有動詞前的「在啲/走啲」（黃婷婷 2014）。

- (1) 林公子喊佢個婦人抱到女子去表兄家中遊翫。(《對話》XXVI: 552)⁸

lim2 kounɡ1 tze3 ham5 ki2 ke·5 fou5 gnin2⁹ p'ao5 tao3 ng3 tze3 hi5 piao3 hioung1 ka1 tchoung1 you2 liao3.

‘Monsieur *Lim* dit à sa femme de porter sa fille avec elle dans la famille de son cousin par manière de promenade.’

林公子叫他的妻子抱著女兒去表哥家玩。

- (2) ...想你打獵必定愛帶到狗去。(《對話》X: 178)

...siong3 gni2 ta3 liap8 pit7 t'in5 oi5 tai5 tao3 keou3 hi5.

‘...je pensais qu'allant à la chasse, il vous fallait certainement emmener un chien.’

...我認為你打獵一定要帶著狗去。

持續體格式上的特色為「V-asp VP」，其中 V-asp 與 VP 為連動式，共用一個主語；語義上「V-asp」多為後面 VP 的伴隨動作，表示在進行 VP 這個動作/活動時，同時也持續著 V-asp 這個動作。¹⁰廣義的持續體原本是包含動作行為本身的持續，和動作行為完成後的狀態持續，前者屬於動態進行，又稱為進行體，後者屬於靜態持續，為狹義的持續體。《對話》中動詞後表示持續的「到₃」只用於表達靜態持續，所搭配的動詞有限，多為姿勢類（坐、企）、放置類（放、裝、圍）、捧提類（抱、帶、拿、搵）、印記類（綉）、伴隨或接續類（連接、跟、接）等動作完成後可以維持某種持續狀態的動作動詞，或是存在類（匿藏、歇住）、狀態類（餓）或狀態動詞，但是沒有搭配「食」、「行」等表示動作行為本身持續的動作動詞。

持續體中表示動態進行者又稱進行體，表示動作行為本身的持續狀態。《對話》的「到₃」只用於表達靜態持續，其動態進行用動詞前的「在+處所詞」形式來表達，包括「在裡」(*ts'oc7 li1*、*ts'oi1 li1*、*ts'ai1 li1*、*ts'ai5 li3*)或「在個」(*ts'oc7 ke5*)：

⁸ 《對話》及《客法》語料中的漢字行、羅馬拼音行及法語釋義行均照原文抄錄，只有聲調符號由原文之上標調號轉寫為數字調號，以便與各地客語作對照及比較。根據我們的了解，羅馬拼音中，*ch* 相當於國際音標之[tʃ]，*gn* 相當於[ɲ]，*ou* 相當於[u]，*y* 用於以[i]開頭的零聲母音節，*e* 與 *e* 為不同的符號，*e* 只出現於音節末且不與其他母音結合，相當於[e]，*e* 則根據出現的位置分別對應幾個不同的音：出現於滋絲音之後且位於音節末的 *e* 相當於[i]，*eong/eang* 只出現於邊音聲母後，與 *iong/liang* 互補，其餘情況的 *e* 均相當於[e]。數字調號呈現方式為陰平 1、陽平 2、上聲 3、去聲 5、陰入 7、陽入 8。第四行之中文解釋為作者之翻譯。

⁹ 原文作 *gnin* 為陰去，應為 *gnin*（陽平）之誤，本書其他「人」字均作陽平，據改。

¹⁰ 持續體搭配某些動詞（如姿態類或穿戴類動詞）時，「V-asp」具有完成義，只有在「V-asp VP」格式中，「V-asp」作為 VP 的伴隨動作時，其持續義才突顯出來。因此我們把「V-asp-VP」作為檢視持續體的格式特徵。

- (3) 師傅，你在裡用工呀。（《對話》V：84）
Se1 fou5, gni2 ts'oc7 li1 young5 koug1 a1.
‘Hé! patron, vous êtes là à travailler.’
師傅，你在工作呀。
- (4) M.—財主，咁正經呀。P.—麼那事，在裡曬地豆。（《對話》V：90）
M.—Ts'oi2 tchou3, an3 tchin5 kin1 a1. P.—Mo2 ma3 se5, ts'oi1 li1 sai5 t'i5 t'eou5.
‘—Vous êtes bien affairé, patron. —Pas grande affairé, je suis en train de faire sécher les arachi-des.’
M.—財主，這麼認真呀。P.—沒什麼事，我在曬花生。
- (5) 劉保元先生，你咁用功，在裡看報紙；小弟到來攪吵你。（《對話》XXII：465）
Liou2 Pao3 Nian2 sin1 sang1, gni2 an3 young5 koug1, ts'ai5 li1 k'on5 pao5 tchi3; siao3 t'i5 tao5 loi2 kao3 ts'ao2 gni2.
‘Monsieur Liou Pao-Nian, vous êtes bien occupé à lire le jour-nal; je suis venu vous déranger.’
劉保元先生，你這麼認真，在看報紙；小弟到這裡來打擾你。
- (6) ...我在裡起火煨茶，等下我就嚟來去。（《對話》VI：107）
...ngai2 ts'ai5 li3 hi3 fo3 p'ou3 ts'a2, ten3 ha5 ngai2 ts'iou5 voe-5 loi2 hi5.
‘...je suis à allumer le feu pour faire du thé, un instant, je vais y aller tout de suite.’
我在這裡升火燒茶，等一下我就會去。
- (7) 阿伯，個咁多人又係在個看那個呢？（《對話》XI：211）
A pac7, ke-5 an3 to1 gnin2 you5 he-5 ts'oc7 ke-5 k'on5 ma3 ke-5 ne-2?
‘Mon oncle, et tous ces gens-là, ils sont là à regarder quoi?’
阿伯，那裡這麼多人又是在看什麼呢？

例(3-7)的「在裡」或「在個」都表示說話當下，後面所接的動作事件正在進行。「在裡」和「在個」分別相當於「在這裡」與「在那裡」，句中雖仍有微弱的處所義，但由於是面對面的對話，處所已非重點，語句的重心已在後面所從事的事件，這是常見的由處所介賓短語到時體副詞、由空間到時間的語法化。

「在裡」和「在個」的各種語音形式沒有用法的區別，客語相當於「在」的詞語經常有許多可以自由替換的語音形式。例如梅縣方言動詞前相當於「在」的介詞有[hoi1]、[ho1]、[hok7]、[ts'oi1]等（林立芳 1997：99–101），豐順客家話的持續體標記「在啲」中的「在」有[ts'ai5]、[ts'oi1]、[ts'ok7]、[hok7]、[tseu3]等（黃婷婷 2014：255）。臺灣四縣客家話動詞前的「在」也有[ti5]、[tu5]、[to5]、[t'e1]、[t'i1]、[ts'i1]、[ts'oi1]，海陸客家話也有[to5]、[tu5]、[ts'ok7]、[ts'o1]、[ts'it8]、[tʃ'ok7]等（江敏華 2016：96）。《對話》的[ts'oi1]、[ts'ai1]、[ts'ai5]均為「在」字的不同層次讀音，[ts'oc7]則相當於豐順的[ts'ok7]及海陸的[ts'ok7]。

3. 《客法》的持續體

至於《客法》，其靜態持續主要為嘉應州客語常見的「等」，但也有廣東省嘉應州以外常見的「緊」。以「等」為多，「緊」詞例出現時大多同時有相應的「等」詞例。

- (8) a. 兩隻狗黏等佢去（《客法》：647）

leong3 tchac8 keou3 niam2 ten3 ki2 hi5

- b. 兩隻狗黏緊佢去（《客法》：647）

leong3 tchac8 keou3 niam2 kin3 ki2 hi5

‘deux chiens l’accompagnaient.’

兩隻狗緊跟著他去。

- (9) 你擎等遮免得日頭晒壞（《客法》：568）

gni2 k'iang2 ten3 tchal men1 tet8 gnit7 t'eou2 sai5 fai5

‘prends un parapluie pour éviter un coup de soleil.’

你拿著傘免得被太陽晒傷。

「等」類持續體還有其他的變體，除了單用「等」外，《客法》也常見「等裡」（*ten3-e'2*）連用的持續體，如：

- (10) 瞎目摸等裡行（《客法》：310）

hat8 mouc8 mol ten3-e'2 hang2

‘l’aveugle marche à tatons.’

盲人摸索著行走。

- (11) 車子掐等裡（掐緊）（《客法》：280）

tch'a1 tze3 k'at7 ten3-e`2. (k'at7 kin3)

‘la roue ne veut pas démordre.’

（把）車子（的輪子）卡著（不要讓它移動）。

例(11)的「等裡」可以替換為「緊」，可知「等裡」與「緊」、「等」都是相同的用法，可以表示靜態持續。不過「等裡」並不限於靜態持續，有許多情境是指動態的進行。如：

- (12) 睡等裡目洋氈摔阿地下去（《客法》：553）

choe`5 ten3 e`2 mouc8, yong2 tchan1 lout8 a5 t'i5 ha1 hi5

‘pendant mon sommeil, ma couverture est tombée à terre.’

正在睡覺的時候，我的羊毛氈掉到地上去。

例(12)的「睡目」（睡覺）雖然是靜態的動作，但「睡等裡目」強調動作行為本身的持續，它和《對話》的「倒」通常指動作完成之後的狀態持續不同，在進行體與持續體有分別的方言裡，這種情境通常使用進行體。「等裡」表示動態進行的例子還有：

- (13) 神父食等裡（《客法》：1027）

chin2 fou5 chit7 ten3-e`2

‘le Père mange.’

神父正在吃飯。

- (14) 打等裡鷓鴣一隻老虎撞阿來（《客法》：1267）

ta3 ten3-e`2 tiaol tze3, yt8 tchac8 lao3 fou3 ts'ong5 a5 loi2

‘tandis que je chassais les petits oiseaux, un tigre survint impétueusement.’

正在打小鳥的時候，一隻老虎衝過來。

- (15) 行等裡念經（《客法》：1027）

hang2 ten3-e`2 niam5 kin1

‘prier en marchant.’

邊走邊念經。

「等」和「等裡」同時作為持續體與進行體，在林立芳 (1997) 所描述的梅縣方言中就有提到。林立芳 (1997: 131) 指出梅縣方言表示動作行為正在進行或動作造成的狀態的持續，常見的表達形式有「V+撐地 (*ts'əŋ5 t'i5*)¹¹」、「V+等 (*ten3*)」、「V+等欸 (*ten3 ne2*)」、「V+等來 (*ten3 loi2*)」四種，其中「V+等欸 (*ten3 ne2*)」即《客法》的「等裡 (*ten3 e'2*)」，梅縣的 *n-*為「等」韻尾的連音變化。林立芳 (1997: 132) 則提到「持續體...進行體...在梅縣話的語感中很難把這兩種體區別開來...可以認為梅縣話的持續體就是進行體，或者說這兩種體可以合併為一種」。

《客法》中並沒有梅縣的「V+撐地」，但有「等來」。「來」在梅縣客語中的用法和語義極為豐富（參林立芳 1997；黃映瓊 2015），「等來」的用法也比較複雜。由於持續體格式上的特色為「V-asp VP」，在「V 等來 VP」格式中，很難認定格式中的「等來」是一個複合的體貌標記，分析為「V-等來+VP」，或是「來」為表示目的的輕動詞，¹²分析為「V-等+來 VP」。《客法》中「等來」可能分析為持續體標記的例子如下：

(16) 輪等來掌屋（《客法》：519）

lin2 ten3 loi2 tchong3 vouc8

‘garder la maison chacun à son tour.’

輪流看房子。

(17) 裡件衫拿別你依等來做（《客法》：1331）

y3 k'ian5 sam1 na1 poun1 gni2 y3 ten3 loi2 tso5

‘voilà un habit (je te donne un habit) qui te servira de modele.’

這件衣服拿給你照著做。

由於此類句式「等來」有兩種分析的可能，本文認為，即使將「等來」分析為持續體標記，其中的「來」也是從目的標記經重新分析而語法化而來的。

下面兩種句末的「等來」並非單純的持續體。第一種是「來」仍有具體位移義，是動趨結構中表示位移的成份之一，例如：

¹¹ 林立芳 (1997) 去聲標第 4 調，此處改為本文的調號，去聲為第 5 調。

¹² 趨向動詞「來」語法化為表示目的，是語言中常見的「目的即終點」(purposes are destinations) 隱喻。

- (18) 看倒野猪湧等來，那人唔噲走（《客法》：1404）

*k'on5 tao3 ya1 tchoul young3 ten3 loi2, man3 gnin2 mg2 voe'5 tseou3?*¹³

‘en voyant le sanglier foncer, qui est-ce qui n’aurait pas pris la fuite?’

看到野猪衝過來，誰不會逃走呢？

- (19) 蛇哥溜等來（《客法》：521）

cha2 ko1 lioul ten3 loi2

‘le serpent s’avance en rampant.’

蛇向前爬行著。

柯理思 (2006) 與江敏華 (2013) 都討論過這種「V-緊（竟）/等-來」¹⁴格式的語義。柯理思 (2006: 274–275) 指出「V 竟來」所表示的語境「位移還沒完成」，「動詞 V 和位移『來』是同時進行的動作」；江敏華 (2013: 851) 指出這類格式「描寫的是眼前的位移，敘述的當下位移事件正持續進行著」。《客法》中這類具有位移義的「V 等來」用法，也符合這樣的語境和語義描述，我們下文還會與《對話》的相關格式進行比較。

第二種是「來」位於句末，具祈使語氣作用：

- (20) 門關等來（《客法》：432）

moun2 kouan1 ten3 loi2

‘ferme la porte.’

把門關上。

- (21) 袋裝等來（《客法》：1091）

t'oi5 tchong1 ten3 loi2

‘mettre dans le sac.’

用袋子裝起來。

《客法》中句末的「等來」除了具體位移義者外，其法文釋義均以祈使句或表達說話者期望的句式來表現，呼應林立芳 (1997: 111–112) 以及黃映瓊 (2015) 指出梅縣的

¹³ 原文作 *tseou* 為陰去，應為 *tseou*（陰上）之誤，全書其他「走」字均讀陰上，據改。

¹⁴ 柯理思 (2006) 所用的語料《啟蒙淺學》寫作「竟」，即相當於江敏華 (2013) 的「緊」。

「來」可以表達祈使或命令語氣的用法。¹⁵然而「來」表示祈使語氣的時候，「結構上有一個嚴格的規定，那就是要求動詞後一定要帶上表結果的補語」林立芳 (1997: 111)，本文認為《客法》祈使語氣「來」之前的「等」也具有表示結果的意義，並非單純的持續。關於客語表示結果意義的「等」，我們可以用台灣南四縣客語的一個例子來說明：

- (22) 你仰仔企啊等像電信柱仔一樣欸啫？（《李文古》2.1=江敏華 2013：859, (60)）¹⁶

你怎麼站在那裡不動，像電線杆一樣呢？

「企啊等」是一個常見的、固定的「V-啊(a5)-C」結構，「啊」是表示動作行為短暫的短時體，總是出現在動趨結構和動補結構之間。南四縣客語的「等」可以出在此結構中的結果補語的位置，說明「等」也具有結果意義，可以作為補語使用。持續體標記「等」具有結果的意義，與其表示靜態持續的意義密不可分。靜態持續表示動作行為完成後的狀態持續，與之搭配的動詞通常具有一經進入起始點便失去動作性，形成一種相對靜止狀態的特性，這類「V等」視語境而可分析為結果補語或靜態持續。

4. 持續體用法的比較

4.1 「到3」用法的比較

《對話》與《客法》的持續體除了標記形式不同外，還包括用法的不同。《對話》的持續體標記「到3」是個多功能詞，它還有許多其他不同的用法，是漢語南方方言中一個常見的虛化程度較高、語法功能多樣的動詞後置成分；《客法》雖然不用「到3」作為持續體標記，但也有「到3」這個虛化功能詞，寫做「倒」(tao3)。¹⁷江敏華 (2018) 已

¹⁵ 郭維茹 (2019: 50) 也提到梅縣這類祈使用例，但將這類「來」分析為詞彙動貌 (lexical aspect, aktionsart) 而非語氣詞。

¹⁶ 本文所用書面語料皆以簡稱注於例句後，除《對話》與《客法》外，語料簡稱對照如下：《東勢》=《東勢鎮客語故事集》；《楊梅》=《楊梅鎮客語故事集》；《安》=《安徒生童話全集》（客語版）；《啟》=《啟蒙淺學》。另《李文古》為李文光等 (1999) 之有聲資料，2.1 表示第二片光碟之第一個音檔，所用文字部分為筆者請母語者轉錄。

¹⁷ 雷神父在《對話》(Rey 1937: 5) 中特別提到他在辭典（即《客法》）中將這類「到」寫為「倒」，並認為那是錯誤的，在《對話》中更正為他認為正確的「到」。該段文字之中文翻譯請見林英津 (1993: 837)。

經整理過《對話》的「到₃」，該文整合前人分類，將「到₃」分為以下七類，並指出《對話》具有除進行體以外的全部語法功能：

- (一) 帶趨向終點的動後補語。
- (二) 動相補語 (phase complements)，表示動作的實現和成功。
- (三) 傀儡可能補語 (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
- (四) 完成體標記。
- (五) 持續體標記。
- (六) 進行體標記。
- (七) 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

《對話》中「到₃」共出現 655 次，根據我們粗略的統計，「到₃」在各種用法中出現的頻率如下：¹⁸

表 1.《對話》「到₃」的用法分布

	帶趨向終點的動後補語	動相補語	傀儡可能補語 ¹⁹	完成體標記	持續體標記	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
出現次數	32	527	2	8	26	60
出現頻率	4.89%	80.45%	0.31%	1.22%	3.97%	9.16%

由於《客法》是辭典性質的文獻，非長篇語料，統計其出現頻率可能失真，但從其中出現的詞條，可知它至少有「帶趨向終點的動後補語」、「動相補語」、「傀儡可能補語」、「完成體標記」和「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五種用法，分別如下：

¹⁸ 由於有些用法可能有歸類兩可的情況，本表只能算是粗略的統計，但仍可見大概的分布。

¹⁹ 「傀儡可能補語」與「動相補語的可能式」形式上相同，本文依照江敏華 (2018) 將傀儡可能補語嚴格限制在表達「V 本身能否實現」，其餘則歸類為動相補語的可能式，統計在「動相補語」欄。

(一) 帶趨向終點的動後補語

(23) 一覺睡到天光 (《客法》：274)

yt8 kao5 choe`5 tao3 t'ien1 kouong1
'dormir d'un seul somme jusqu'à l'aurore.'
一覺睡到天亮。

(24) 鵲子落倒樹上就唔見 (《客法》：338)

tiao1 tze3 loc7 tao3 chou5 hong5 ts'iou5 mg2 kian5
'dès que l'oiseau se fut posé sur l'arbre, je le perdis de vue.'
小鳥一落到樹上，我就看不見它了。

在《對話》中，帶趨向終點的動後補語還有去聲的「到₅」(江敏華 2018：97)，但在《客法》中，僅有少數熟語性質的詞語會使用「到₅」，例子極少，如：

(25) 牛牽到江西都係牛 (《客法》：664)

niou2 k'ian1 tao5 kong1 si1 tou1 he-5 niou2
'vous emmèneriez votre buffle au bout du monde (litt. dans la province du ko1ng sil) ce sera toujours un buffle; on ne change pas le caractère de quelqu'un; incorrigible.'
牛牽到江西還是牛。

然而，《客法》另有「阿」(a5)也具有相同的用法。如：

(26) 一隻烏蠅入阿酒罇肚裡 (《客法》：165)

yt8 tchac8 vou1 yn1 gnip7 a5 tsiou3 tsoun1 tou3 le-3
'une mouche est rentrée dans la bouteille de vin.'
一隻蒼蠅進到酒瓶裡。

(27) 鵲子落阿樹上𦵇 (《客法》：533)

tiao1 tze3 loc7 a5 chou5 hong5 liao5
'l'oiseau s'est posé sur un arbre.'
小鳥落在樹上玩耍。

《客法》中用「阿」(a5)後接處所補語表示動作終點的用法相當多，這種用法在梅縣客家話以及反映較多梅縣話特點的臺灣南四縣客語中也可以見到，如：

- (28) 眼鏡跌阿地泥上。(林立芳 1997: 93)

眼鏡掉在地上。

- (29) 好好个一蕊花，將佢插啊牛屎項。(《錢有角》=江敏華 2013: 861, (65))

好好的一朵花，將它插在牛屎上。

(二) 動相補語

- (30) 別蛇哥咬倒(《客法》: 13)²⁰

poun1 cha2 kol ngao1 tao3

‘avoir été mordu par un serpent.’

被蛇咬到。

- (31) 隔遠我看唔倒(《客法》: 253)

kac8 yan3 ngai2 k'on5 mg2 tao3

‘je n’y vois pas de loin.’

(因為)隔得遠(所以)我看不到。

動相補語具有將動詞轉換為具有內在終點的瞬成情境 (achievement situation) 或完結情境 (accomplishment situation) 的作用。與《對話》相同，動相補語用法佔「到₃」用例的絕大部分，也是漢語方言「到₃」最常見的用法。

(三) 傀儡可能補語

- (32) 強求唔倒(《客法》: 373)

kiong3 k'iou2 mg2 tao3

‘on n’obtient pas une grâce de force.’

強求不了。

²⁰ 原版漏「哥」字，據羅馬拼音補上漢字。

本文將傀儡可能補語嚴格限制在表達「V 本身能否實現」，並非所有動相補語的可能式都歸為此類，因此這類例子並不多見。

(四) 完成體標記

(33) 畫倒馬個圓身搭人頭哪（《客法》：38）

fa5 tao3 ma1 ke`5 yan2 chin1 tap8 gnin2 t'eou2 na2

‘il a dessiné un corps de cheval portant une tête d’homme.’

（他）畫了一個馬的身體載著一顆人頭。

例(33)的完成體用法，是《客法》中僅見的一例，此例分析為完成體標記而不是動相補語，是由於句中的「倒」並不真正具備轉換事件情境的作用，賓語「馬個圓身搭人頭」的出現才是讓事件產生內在終點(telic)的主要因素；「倒」從事件的外部觀察，將事件視為一個整體。在「到₃」沒有完成體用法的臺灣客語，此句不能用「到₃」，可以不加任何標記或用完成體標記「e3」。

不論是《對話》或《客法》，其完成體的主要形式都不是「到₃」（或「倒」），而是另有其他形式。漢語方言的完成體大多由補語演變而來，在演變為完全虛化的體標記之前，往往有一個與動詞搭配廣、但仍具補語性質的動相補語形式，「到」或「倒」的完成體用法即為其動相補語用法的進一步虛化。

(五) 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

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對話》主要用「到₃」與「得」。在有關廣州話補語標記的描述中，我們常見到「狀態」(manner complement)「得」或「程度」(extent complement)「到」的分工，事實上，這兩類的區別並不像它們的名稱那樣一目瞭然，不論是狀態或程度，二者都對動作的狀態有所描述。綜合彭小川 (2010: 148–154) 對廣州話的說明，「狀態」指的是「狀態的描述和評價，並不強調程度之高」，可以稱為「評判性補語標記」，而「程度」具有「通過帶有某狀態描寫的極端結果來強調程度之高」的意味，可以稱為「高程度補語標記」，這可以說明何以「程度」對狀態的描寫往往更為細緻。若以此區別，則《對話》「到₃」可以用於程度（例(34)）和狀態（例(35)），「得」屬「狀態」（例(36)），不能用於高程度（江敏華 2018：109）。例句如下：

- (34) 夜晡頭有蚊吵到₃一晡夜麼睡。(《對話》XII: 233)

Ya5 pou1 t'eu2 you1 moun1 ts'ao2 tao3 yt7 pou1 ya5 mo2 choe'5.

‘Si, pendant la nuit, les moustiques nous tracassent tout le temps.’

晚上有蚊子吵得一夜沒睡。

- (35) 魚皮面上，生有那個麼？—還生有鱗片，排列到像屋瓦般。(《對話》XVI: 322)

Ng2 p'i2 mien5 hong5, sang1 you1 ma3 ke'5 mo2? —Han2 sang1 you1 lin1 p'ien3, p'ai2 liet8 tao3 ts'iong5 vouc7 nga3 pan1.

‘Est-ce qu'il pousse quelque chose sur la peau des poisson? — Il y pousse encore des écailles disposées en ordre, comme les tuiles d'une maison.’

魚皮表面，有長什麼東西嗎？—還有長鱗片，排列得像屋瓦般。

- (36) 唔使幾多錢，辦席辦得好降派。(《對話》III: 50)

mg2 se3 ki3 to1 ts'ien2, p'an5 sit8 p'an5 tet7 hao3 p'ong1 p'ai5.

‘avec peu d'argent on peut préparer un festin, et un festin copieux.’

不用多少錢，辦席（就）辦得非常豐盛。

《客法》的「倒」也可以作為補語標記，其後所接的大多為簡短的狀態描述（例(37)、(38)），不過也不能排除有通過狀態的描寫來表達高程度的程度用法，如例(39)：

- (37) 寫字筆愛搭倒正（《客法》：254）

sia3 se5, pit8 oi5 k'ac7 tao3 tchang5

‘pour écrire il faut tenir le pinceau comme il faut.’

寫字時筆要拿得正。

- (38) 咁多猪肉煮倒唔好，交帛裡（《客法》：268）

an3 to1 tchoul niouc8 tchou3 tao3 mg2 hao3, kao2 p'et8-le'2

‘tu as mal cuit la viande de porc, c'est de la viande perdue.’

這些豬肉煮得不好，交結在一起了。

- (39) 嚇倒屙驚屎。(《客法》：345)

hac8 tao3 ol kiang1 che3

‘il eut une telle peur qu’il en fit dans sa culotte.’

嚇得瀉肚子。

《客法》中的「得」均作為可能補語標記，並沒有像《對話》一樣可作狀態補語標記。

根據林立芳 (1999: 53–54)，梅縣方言的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有「倒」(=到 3)、「阿」(a5)、「去」三個，三者不能任意替換。其中「倒」作補語標記時，表示「動作行為的結果」(例(40))，此時可用「去」但不能用「阿」；若要表示動作行為「所達到的程度」(例(41))或「動作行為描述的狀態」(例(41))，則要用「阿」或「去」，但不能用「倒」。「倒」、「去」、「阿」的例句分別為：

- (40) a. 唱倒異好。(林立芳 1999：53)

b. 唱去異好。

唱得很好

c. 唱倒唔好。

d. 唱去唔好。

唱得不好。

- (41) a. 面色青去咬得人畏。(林立芳 1999：54)

b. 面色青阿咬得人畏。(林立芳 1999：54)

臉色青得可怕。

- (42) a. 歡喜去目汁噹噹欵跌。(林立芳 1999：54)

b. 歡喜阿目汁噹噹欵跌。

高興得眼淚直流。

例(40)僅是對「唱歌」這個動作的描述和評價，可以是肯定的評價，也可以是否定的評價，並沒有強調肯定或否定的程度之高，可以歸類為表「狀態」的「評判性補語標記」。例(41)、(42)具有「通過帶有某狀態描寫的極端結果來強調程度之高」的性質，可以歸類為表「程度」的「高程度補語標記」。

梅縣在某些狀態描寫較具體、且「倒」和「去」兩者皆可的句子裡，「倒」表示結果，「去」表示程度（林立芳 1999：54），如：

- (43) a. 你寫字寫倒瞞都看唔識。（林立芳 1999：54）
你寫出字來誰都認不出來。
b. 你寫字寫去瞞都看唔識。
你寫字寫得誰都認不出來。

在明顯描寫狀態的極端結果以表示程度之高時，只能用「去」或「阿」而不能「倒」（林立芳 1999：54），如：

- (44) a. 佢打籃球打去添忘撇食飯。（林立芳 1999：54）
b. 佢打籃球打阿添忘撇食飯。
c. *佢打籃球打倒添忘撇食飯。

可見梅縣客語中，「倒」為狀態用法，「阿」為程度用法，「去」雖兩者皆可但較偏程度用法。上文《客法》例(39)事實上也有狀態用法和程度用法兩種解讀，整體而言《客法》的「倒」比較偏向狀態用法，與梅縣的「倒」用法接近。

《客法》除了「倒」（=到 3）外，也有梅縣客語中所描寫的「去」和「阿」，「去」有狀態（例(45)）和程度（例(46)）用法，「阿」則具有高程度補語標記的特性（例(47)）：

- (45) 行去跔阿跔哩（《客法》：1024）
hang2 hi5 tem5 a5 tem5 li1
‘marcher doucement, comme avec difficulté.’
走起路來步伐沉甸甸的。

- (46) 舞去狼狼狽狽（《客法》：723）
mou3 hi5 long2 long2 pi5 pi5
‘se mettre dans un grand embarras.’
弄得極為狼狽。

(47) 我一張紙別你攪阿扭扭揪揪 (《客法》: 270–271)

ngal yt8 tchongl tje3 pounl gni2 kao3 a5 niou3 niou3 tsiou3 tsiou3

‘tu m’as tout déformé ma feuille de papier.’

我一張紙被你弄得歪七扭八的。

《客法》中「阿」的例子相當多，大多帶有狀態的極端結果並以此表示程度之高，屬於程度的用法。

由上可知，《對話》與《客法》雖然都可用「到₃」(=「倒」)表示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但用法實有不同，茲整理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的用法如下表，並以梅縣客語、臺灣海陸客語及廣州粵語為參照比較：

表 2. 《對話》與《客法》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²¹

	狀態 (評判性補語標記)	程度 (高程度補語標記)
《對話》	得 到 ₃	到 ₃
《客法》	倒 (=到 ₃) 去	阿 去
梅縣客語	倒 (=到 ₃) 去	阿 去
臺灣海陸 ²²	倒 (=到 ₃) 到	到
廣州粵語	得	到

如果我們以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是否與可能補語「得」同形，可以將上表區分為梅縣客語型和廣州粵語型，梅縣客語型無論「狀態」或「程度」都不與可能補語「得」同形，而廣州粵語型的特色是「狀態」類補語標記與可能補語同形。由此看來，《對話》的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較偏向廣州粵語類型，與《客法》有較大的差異。

綜上所述，在與《對話》持續體有關的「到₃」用法中，《客法》有更多與梅縣方言相似之處，而在梅縣特有的用法中，《對話》均較為少見，呈現出二者的不同。

²¹ 本表旨在呈現同樣有使用「到₃」的客家話中，「到₃」在「評判性補語標記」和「高程度補語標記」之間的細微分別，並不在呈現所有客家話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的詞形。就我們所知，客家話應該或多或少都呈現評判性補語與高程度補語標記的分別，例如大埔 (何耿鏞 1993) 和永定 (李小華 2014) 的「去」(高程度、狀態)與「得」(狀態)，然具體的區分細節仍需就大量語料進行詳細分析，非本文討論的重點。

²² 臺灣海陸客語的分析根據遠藤雅裕 (2010)，該文根據 Lamarre (2001a; 2001b) 的框架，將狀態補語分為 manner 類型 (「狀態 M」) 和 extent (達到的程度) 類型 (「狀態 E」)，分別相當於本文的「狀態 (評判性補語標記)」和「程度 (高程度補語標記)」。

表 3. 《對話》「到₃」與《客法》用法的比較

	帶趨向終點的動後補語	動相補語	傀儡可能補語	完成體標記	持續體標記	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
《對話》	到 ₃ 到 ₅	到 ₃	到 ₃	(到 ₃)	到 ₃	得到 ₃
《客法》	倒 (=到 ₃) 阿	倒 (=到 ₃)	倒 (=到 ₃)	(倒 (=到 ₃))	等/緊 等裡 等來	倒 (=到 ₃) 阿 去

4.2 「到₃」持續體用法與「等」的比較

《對話》的「到₃」有六種不同的語法功能，上文比較了這六種不同的語法功能在《客法》中的表現，本節將焦點放在「到₃」的持續體標記用法，將之與《客法》的「等」類持續體標記作比較，發現其差別也是很明顯的。首先，如前文所提到的，《對話》「到₃」只能用於靜態持續，而《客法》的「等」類持續體可用於動態進行和靜態持續。

客語動態進行與靜態持續是否使用相同的方式表達是具有內部差異的。如果以李如龍、張雙慶 (1992) 的「外面下著雨」代表動態進行，「坐著吃」代表靜態持續，則其進行與持續的分布如下：

表 4. 客語持續與進行體分合情況

	外面下著雨（進行）	坐著吃！（持續）
梅縣	V 等	
連南、西河、香港	V 緊	
河源、陸川	V 穩	
翁源	V 緊	V 倒
清溪	V 緊	V 兒
揭西	正 V	V 緊
秀篆	Ø	V 倒
武平、贛縣	V 穩	V 倒
長汀、寧化、三都、大余	在 V	V 倒
寧都	在個 V	V 倒

從表中可知，以「到₃」為靜態持續的方言，較傾向進行與持續使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翁源型的進行體用「V 緊」、持續體用「V 到₃」也見於來源於揭西的泰國曼谷半

山客話（陳曉錦 2010：369）。本文認為「到₃」只用於靜態持續與它來源於具有完結意義的動相補語有關。

林立芳 (1997) 所描述的梅縣方言，表示動作行為正在進行或動作完成的狀態的持續，常見的表達形式有「V+撐地 (ts'an5 t'i5)」，「V+等 (ten3)」，「V+等欸 (ten3 ne2)」與「V+等來」四種，除「V+撐地」較強調動作行為本身的進行外，梅縣話的語感很難將持續體與進行體區別開來（林立芳 1997：132）。這個現象與《客法》的現象相當一致，而與《對話》有很大的區別。

其次，《對話》的「到₃」與《客法》「等」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在於《對話》「到₃」沒有像台灣客語的「等」或「緊」一樣，具有一種「V-等/緊-Dp-Dd」的動趨結構中的體標記用法，而《客法》的「等」具有相當典型的此種用法。

臺灣客語的持續體標記主要為與《客法》一樣的「等」（四縣、海陸）或「緊」（大埔），據江敏華 (2013)，在這些以「等」、「緊」為持續體標記的客語中，都有一種特殊的、漢語共通語的「著」所沒有的「V-等/緊-Dp-Dd」的用法。「V-等/緊-Dp-Dd」指的是持續體標記「等/緊」中插在一個「V Dp Dd」的動趨結構中。動趨結構用來表示空間的位移，其中V用來表示位移的方式或原因，Dp (=path) 是表示位移路徑的成分，如「上」、「下」、「入」、「出」、「轉」、「過」等，Dd (=deictic) 則是表示以說話者為參照位移方向的指示趨向詞，如「來」和「去」。「V Dp Dd」構成一個用來表示人或物體通過某種動作，而在空間位置朝各種不同的方向移動的位移事件。動趨結構中加入持續體標記「等/緊」描寫的是眼前的位移，敘述的當下位移事件正持續進行著（江敏華 2013：851），台灣客語的例子如：

- (48) 面瀝青走緊出來。（《東勢》（六）=江敏華 2013：844，(12)）

臉色發青的跑出來。

- (49) 先生也毋係盡好生活个人，看倒該蘆枝結，也做得做菜，透路摘等轉。

（《楊梅》=江敏華 2013：846，(24)）

（那位）老師也不是生活很富裕的人，看到那蕨葉嫩芽可以做菜，就沿路摘了回去。

- (50) 在山路頂有一陣快樂个歌聲傳等來。（《安》四、海：2-30）

在山路上有一陣快樂的歌聲傳了過來。

「V-等/緊-Dp-Dd」結構中，Dp 和 Dd 其中之一可以省略，故有「V-等/緊-Dp-Dd」、「V-等/緊-Dp」和「V-等/緊-Dd」等結構，(48–50)分別代表這三種結構。儘管「等/緊」相當於共通語的「著」，「等/緊」在「V-Dp-Dd」結構中所表示的語義也是持續或進行，但共通語中並沒有「V-著-Dp-Dd」結構。也就是說，客語「V-等/緊-Dp-Dd」結構在大部分情況下不能直譯為共通語的「V-著-Dp-Dd」。江敏華 (2013: 848) 指出這是由於共通語的「V1-著-V2」必須是自主性動作，所構成的位移事件為自移事件，但是客語的「V-等/緊-Dp-Dd」結構可以用於自移事件（例(48)）、致移事件（例(49)）和非致移事件（例(50)），尤其非致移事件大量使用，最能突顯客語的「V-等/緊-Dp-Dd」屬動趨式，與共通語「V1-著-V2」屬連動式的不同。《客法》中也有相當典型的「V-等-D(=Dp/Dd)」結構，用於自移事件（例(51–52)）與非致移事件（例(53–55)）：

- (51) 看倒野猪湧等來，那人唔噲走（《客法》：1404=(18)）

k'on5 tao3 ya1 tchou1 young3 ten3 loi2, man3 gnin2 mg2 voe'5 tseou5?

‘en voyant le sanglier foncer, qui est-ce qui n’aurait pas pris la fuite?’

看到野豬正衝過來，誰不會逃走呢？

- (52) 我逢倒有人叫緊去（《客法》：366）

ngai2 foun2 tao3 you1 gnin2 kiao5 kin3 hi5

‘j’ai rencontré des personnes qui s’en allaient en pleurant.’

我遇到有人哭著離開。

- (53) 山腳下有一股泉石頭泉等出（《客法》：1156–1157）

san1 kioc8 ha1 you1 yt8 kou3 ts'an2, chac7 t'eou2 ts'an2 ten3 tch'out8

‘au pied de la montagne il y a une source qui sort du rocher.’

山腳下有一股泉水從石頭裡湧出來。

- (54) 那裡都緊鑽等去（《客法》：1259）

nai5 li1 tou1 kin3 tson1 ten3 hi5

‘il se faufile partout.’

到處都不停的鑽了過去。

- (55) 揪等上個梯牌（《客法》：1239）

tsiou3 ten3 chong1 ke'5 t'oi1 p'ai2

‘escalier en spirale.’

旋轉而上的樓梯。

例(51)同(18)，即上文提到的「來」仍有具體位移義的例子，「來」是動趨結構中表示位移的成分之一，屬「V 等 Dd」結構。從上面五個例子可以發現，這些「V-等-D」結構很難用共通語的「V-著-D」直接替換，是客語的特殊結構之一。《客法》的此種動趨結構只有「V 等 Dp」（例(53)、(55)）和「V 等 Dd」（例(51)、(52)、(54)），沒有「V 等 Dp Dd」。

與《客法》不同，《對話》中並沒有類似的動趨結構中插持續體標記「到₃」，表示「敘述的當下位移事件正持續進行著」的結構。《對話》中的「到₃」並不出現在表示位移方式或原因的動詞後面，其後也不接表示位移路徑的 Dp，唯一與動趨結構類似的是「V到₃來」（無「V到₃去」），然而「V到₃來」的性質並不同於「V等 Dd」。

《對話》「V到₃來」中的「到₃」具有表示動作達成或實現的意義，「來」則是表祈使或目的意義，如：

- (56) 該凳坐到來。你長年都係做木匠麼？（《對話》XII：218）

Koi2 ten5 ts'ol1 tao3 loi2. Gni2 tch'ong2 nian2 tou1 he'5 tso5 mouc7 siong5 mo2?

‘Asseyez-vous sur ce banc-ci. Passez-vous tout le long de l'année à faire de la menuiserie?’

在那個凳子上坐下來。你整年都是做木匠嗎？

- (57) 將海殼和穀糠燒到來，別人肥田，並做屋用個。（《對話》XI：188）

tsiong1 hoi3 hoc7 vo2 kouc8 hong1 chao1 tao3 loi2, pou1 gnin2 p'oui2 t'ien2, pin5 tso5 vouc7 young5 ke'5.

‘on brûle des coquilles de mer mé-langées avec de la balle de riz, c'est pour engraisser les rizières et bâtir des maisons.’

將貝殼和穀糠燒成灰，讓人當肥料，以及建造房屋用的。

例(56)、(57)中的「到₃」並非表示持續，而是表示動作達成或實現的動相補語，「來」則具有某種委婉的祈使意味。²³「來」祈使意味的形成，則與「來」的主觀性 (subjectivity) 或交互主觀性 (intersubjectivity) 有關。「來」原為以說話者為參照位移方向的趨向動詞，說話者在主觀上將聽話者視為與自己同座落，因此具有拉進彼此心理距離的效果（郭維茹 2019：54），因此「來」由具體的趨向義引伸為心理上的趨向義，亦即說話者希望達成的目標或結果。這種表示委婉祈使意味的「來」在梅縣方言（林立芳 1997）及《客法》中都可以見到。

《對話》中「來」的委婉祈使用法也經常出現在 VC 結構後面，可見「V 到₃來」結構相當於「VC 來」，「到」為結果而非持續：

- (58) 用地豆粉，放入炊桶之中，炊熟來。（《對話》V：93）

Young5 t'i5 t'eou5 foun3, piong5 gnip8 tch'oi1 t'oung3 tze7 tchoung1, tch'oi7 chouc8 loi2

‘Cette poudre d'arachides, on la met dans l'étuve, quand elle est bien cuite à l'étouffée.’

用花生粉，放入蒸桶中，把它蒸熟。

- (59) 銅燭臺好粒搥愛刮淨蠟屎來。（《對話》II：28）

T'oung2 tchouc7 t'oi2 hao3 la3 sap7, oi5 kouat7 ts'iang5 lap7 chi3 loi2.

‘Les chandeliers de cuivre cont bien sales, il faudrait bien gratter les détritux de cire.’

銅燭臺好骯髒，要把蠟油刮乾淨。

綜上所述，儘管客語「V 等/緊 D」和「V 到₃來」格式經常並列討論（柯理思 2006；江敏華 2013），但二者的結構和語義實有不同。附帶一提，十九世紀末的客家話文獻《啟蒙淺學》中也有「V 倒來」（=V 到₃來），但其結構又與《對話》不同。《啟蒙淺學》的「V 倒來」，其中的「倒」雖然也表示動作達成（實現）的體貌意義（柯理思 2006），但「來」仍具有趨向補語的特點，表示具體的位移方向，而不具祈使意

²³ 郭維茹 (2019: 50) 將這類「來」的用法分析為詞彙動貌，表示某種結果的實現，相當於補語功能。郭雖不否認這種用法多見於祈使句，但認為「來」的主要功能是表示結果。然而由於此種「來」總是出現在 VC（含「V 到₃」）後面，VC 本身就帶有結果實現的語義，事實上無從判定句中表示結果實現的語意是「來」所表達的。歷史語法上固然有「來」作動相補語（詞彙動貌）的用法，但所舉用例均為「V 來」（梁銀峰 2005：27-32）而非「VC 來」。《對話》中的「V 到來」或「VC 來」即使用於敘述句，也多用於說明某種事物的作法和步驟，該事件尚未實現，也尚未有具體的結果，僅表示說話者希望達成的目標或結果，本文認為仍是委婉祈使的表現。

味，因為《啟蒙淺學》的「V 倒來」大多搭配表示位移方式或原因的動詞，²⁴且用於已然的情境：

(60) 就聽倒喺妹子啱好淒涼，佢就快快走倒來。（《啟》209 草龍）

tshyu5 thang5-tau3 kya1 moi5-tsii3 hem1 hau3 tshi1-lyong2, ki2 tshyu5 khwai5-khwai5 tseu3-tau3-loi2

就聽到他的女兒哭得好可憐，他就趕快走過來。

由此可知，《啟蒙淺學》的「V 倒來」既不同於嘉應州的「V 等 D」格式，也不同於《對話》的「V 到₃來」。

綜合本節所述，《對話》持續體標記「到₃」與《客法》的「等」並不僅只是詞形的不同，它們的用法，以及相近格式的結構和語義，也都是不同的。

5. 結論

西元 1926 年出版的《客法》和 1937 年出版的《對話》這兩本客語文獻雖然同為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法籍神父雷卻利 (Charles Rey) 的作品，但兩本文獻所呈現的語言內容並不相同。雷神父在《對話》的序言中已簡述二者音系的不同，本文則首次從語法的觀點說明兩本文獻的語言基礎有相當大的差別。本文從持續體出發，但旁及與持續體有關的帶終點的動後補語標記、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及動趨式相關格式等。在這些用法中，《客法》在詞形及用法上都與梅縣方言有較高的相似性，而《對話》則與《客法》及梅縣方言有顯著的不同，例如《對話》的持續體只表示靜態持續；帶終點的動後補語標記只有「到₃」、「到₅」而沒有「阿」；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有「得」（狀態）和「到₃」（狀態及程度），但沒有「阿」和「去」，表狀態的「得」與可能補語同形，也和廣州粵語的類型相同；「V 倒來」格式的結構不同於《客法》和臺灣的「V 等 D」結構，而是相當於梅縣方言也有的「VC 來」表委婉祈使。至於《客法》，其持續體「等」與「來」的互動相當值得注意，其「V 等來」既有相當於「VC 來」（也相當於《對話》「V 到₃來」）表委婉祈使的用法，也有表示眼前位移動作未完成、仍持續進行的動趨結構。這些不同的結構既涉及「等」因搭配動作不同而產生的語義變化，也牽涉到「來」因隱喻機制及主觀化特性而產生的語法化，未來值得結合田調語料做進一步的研究。

²⁴ 詳細的搭配動詞請見柯理思 (2006)。

關於《對話》和《客法》的語法比較，本文只是一個起頭，事實上，在其他體標記及介詞、連詞的用法上也呈現出若干不同之處，未來將進一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客法》在語法上呈現出與梅縣方言高度相似，但在音韻系統上，它具有兩套塞擦音，與當代梅縣客語只有一套塞擦音不同，這是否表示不到百年前的梅縣方言仍有兩套塞擦音？抑或是《客法》的語言基礎並非梅縣方言，而是梅縣週邊的舊嘉應州其他縣市，如興寧或五華方言呢？這個問題未來可以結合音韻與語法的調查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至於《對話》語言基礎，由本文的持續體標記來看，其動詞後用「到3」，動詞前用「在個」，就目前所知與廣東豐順客語最為接近，其為粵東非純客縣的客語應無疑義；但由於細節仍有不同，且《對話》並無豐順客語上、去不分的現象，可知《對話》也並非豐順客語。由於廣東省非純客住縣的客語語法調查材料仍不夠充分，目前仍無法從純語言的角度給予確定的答案。我們統計《對話》中出現的地名，揭陽出現2次，汕頭14次，河婆（揭西縣城）4次，另有今揭西縣內地名上坡頭寨1次，鳳湖4次，埔子寨1次，湖西寨1次，可以推測《對話》應為今廣東省揭陽市揭西縣附近的方言。據潘家懿、鄭守治（2010: 148），揭陽市揭西縣的上砂、五雲、良田、坪上、河婆、龍潭、南山、灰寨、京溪園及五經富等鎮屬純客鎮，²⁵對比夏其龍（2005: 160）指出雷神父曾在五經富為當地居民建築一條長一百多米的橋，如果說《對話》是以揭西縣五經富鎮週邊的客家方言為基礎，包括五經富但不限於五經富，雖不中亦不遠矣。

謝辭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客語程度副詞與時間副詞之共時與歷時研究」（MOST 106-2410-H-001 -050 -MY2）的研究成果之一，文中使用本人主持之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分項計畫「語言典藏」第二期子計畫「閩客語典藏」之語料，感謝上述計畫的經費支持。本文初稿曾於「早期漢語方言語法工作坊」（2019年，香港科技大學）上宣讀，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及與會學者提供的寶貴建議。投稿後承蒙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使文中的疏漏處得以降至最低，特此深致謝忱。當然，本文如有任何思慮不周之處，責在作者。

²⁵ 據審查人指出，《對話》成書之1930年代上砂、五雲俱屬陸豐；坪上稱為員埔，良田稱為橫江。以2010年之研究推敲1930年代的情況容或失真，但仍不失為一個尋幽探微的途徑之一。

參考文獻

- Chang, Weimin (張為閔). 2008. *On the dialectal variations in Haifeng Hakka* 台海兩岸海豐客語之變異及其研究. Hsinchu: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ster's thesis.)
- Chappell, Hilary & Lamarre, Christine. 2005. *A grammar and lexicon of Hakka: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Basel Mission Library*.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 Chen, Xiaojin (陳曉錦). 2010. *The three Chinese dialects in Thailand* 泰國的三個漢語方言.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13. Aspect-related components in the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of Taiwan Hakka 臺灣客家話動趨結構中與體貌有關的成分.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14(5). 837–873.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16. The functions and origin of locative *TU*₅ in Hailu Hakka, with a note on the origin of the durative marker *TEN*₃ 臺灣海陸客家話處所介詞「*TU*₅」的用法及來源——兼論持續體標記「*TEN*₃」的來源.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國語言學集刊 9(1). 95–120.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18. The functional overlap of *taò* and *taó* in *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Langage Hac-Ka* and a comparison with Taiwan Hakka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中「到₃」、「到₅」功能的重疊及其與臺灣客語的比較.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臺灣語文研究 13(1). 91–123.
- Endo, Masahiro (遠藤雅裕). 2010. *To*²¹ and *to*³⁵ in Hailu Hakka 台灣海陸客語的[*to*²¹]與[*to*³⁵]. In Clemens, Lauren Eby & Liu, Chi-Ming Loui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2n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2) and the 1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8)*, vol. 1, 301–31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in Basel. 1879. *Hak-Ka, su, khi'mung tshen'hok: First book of reading in the romanised colloquial of the Hakka-Chinese in the province of Canton* 客家書啟蒙淺學. Basel: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
- Gao, Ran (高然). 1999. Guangdong Fengshun Ke fangyan yufa tedian shulüe 廣東豐順客方言語法特點述略. *Jinan Xuebao* 暨南學報 1999(1). 109–119.
- He, Gengyong (何耿鏞). 1993. *Kejia fangyan yufa yanjiu* 客家方言語法研究. Fujia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Hu, Wan-chuan (胡萬川) (ed.). 1994–2003. *Dongshizhen Keyu gushiji* 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vol. 1–7. Fengyuan: Taichung County Cultural Center.
- Hu, Wan-chuan (胡萬川) (ed.) 2003. *Yangmeizhen Keyu gushi* 楊梅鎮客語故事. Taoyua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oyuan County Government.
- Huang, Tingting (黃婷婷). 2009.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of Fengshun Hakka in Guangdong Province 廣東豐順客家方言的差比句. *Fangyan* 方言 2009(4). 353–362.
- Huang, Tingting (黃婷婷). 2014. Fengshun Kejia fangyan de chixuti biaoji “zai ge” jiqi xianguan chengfen 豐順客家方言的持續體標記「在嘅」及其相關成分. In Lan, Yu-Ying (蘭玉英) (ed.), *Kejia fangyan yanjiu xinlun: Di Shi Jie Kejia Fangya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客家方言研究新論——第十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55–261.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 Huang, Yingqiong (黃映瓊). 2015. The study on modal particle “lai” (來) and its grammaticalization in Meixian dialect 梅縣方言語氣助詞「來」及其語法化研究. *Lingnan Shifan Xueyuan Xuebao* 嶺南師範學院學報 36(2). 132–137.
- Kuo, Wei-ju (郭維茹). 2019. Aspecto-temporal markers *Loi2*, *Lè2*, and *Liao3* as seen in *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Langage Hac-Ka*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所見的時體標記「來 *loi2*」、「裡 *lè2*」和「了 *liao3*」.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臺灣語文研究 14(1). 45–79.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1995. *Kejiahua Xinyue Shengjing yiji Keyu Shehui Shenghuo Huihua liangshuli suojian de dongci houzhi chengfen* “dao” 客家話《新約聖經》以及《客語社會生活會話》兩書裡所見的動詞後置成分「倒」. In Tsao, Feng-fu (曹逢甫) & Tsai, Mei-hui (蔡美慧) (eds.), *Papers from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in Taiwan* 第一屆臺灣語言學國際學術研究討論會論文選集, 191–208.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1a. Cong Putonghua li gen “de” youguan de jige geshi qu tantao fangyan leixingxue 從普通話裡跟「得」有關的幾個格式去探討方言類型學.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2001(2). 7–18.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1b.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Types and markers. In Chappell, Hilary (ed.),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85–11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6. Directionals in a 19th century Hakka textbook 論十九世紀客家話文獻《啟蒙淺學》中所見的趨向補語.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7(2). 261–295.

- Li, De-fu (李得福). 2009. *Qian you jiao: Kejia xiangtu wenxue* 錢有角：客家鄉土文學. Pingtung: De-fu Li.
- Li, Rulong (李如龍) & Chang, Song-Hing (張雙慶). 1992. *A 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Kejia and Gan dialects*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Li, Wenguang et al. (李文光等). 1999. *Kejia kouyu jingdianju: Li Wengu zaixian jianghu* 客家口語經典劇：李文古：再現江湖. Pingtung: Shengding Co., Ltd. (In the form of audio tape.)
- Li, Xiaohua (李小華). 2014. *Minxi Yongding Kejia fangyan xuci yanjiu* 閩西永定客家方言虛詞研究. Guangzho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Liang, Yinfeng (梁銀峰). 2005. The evolution of phase complement *lai* and *qu* in Chinese 漢語動相補語「來」、「去」的形成過程.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4(6). 27–35.
- Lin, Lifang (林立芳). 1997. *Meixian fangyan yufa lungao* 梅縣方言語法論稿. Beijing: China Industry and Commerce Associated Press.
- Lin, Lifang (林立芳). 1999. Meixian fangyan de jiegou zhuci 梅縣方言的結構助詞.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1999(3). 44–54.
- Lin, Ying-chin (林英津). 1993. Keyu shangsheng “dao” yufa gongneng 客語上聲「到」語法功能.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3(4). 831–866.
- Liu, Lunxin (劉綸鑫). 1999. *Ke Gan fangyan bijiao yanjiu*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Luo, Ziqun (羅自群). 2006. *Xiandai Hanyu fangyan chixu biaoji de bijiao yanjiu* 現代漢語方言持續標記的比較研究. Beijing: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 Pan, Jiayi (潘家懿) & Zheng, Shouzhi (鄭守治). 2010. Redistribution of Southern Min dialect in Eastern Guangdong 粵東閩南語的分布及方言片的劃分.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臺灣語文研究 5(1). 145–165.
- Peng, Xiaochuan (彭小川). 2010. *Guangzhouhua zhuci yanjiu* 廣州話助詞研究.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Rey, Charles. 1926.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 Précédé de quelques notions sur la syntaxe Chinoise* 客法大辭典. Hong 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 Rey, Charles. 1937. *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Langage Hac-Ka*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 Hong Kong: Nazareth.
- Schaank, Simon Hartwich. 1897. *Het Loeh-Foeng dialect*. Leiden: E. J. Brill.

- Tian, Zhijun (田志軍). 2015. *Jindai wanqi Yuedong Keyin yanjiu* 近代晚期粵東客音研究.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Xia, Qilong (夏其龍). 2005. Xianggang Kejia cunluo zhong de Tianzhujiao 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 In Liu, Yizhang (劉義章) (ed.), *Xianggang Kejia* 香港客家.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Xie, Jiexiong et al. (謝杰雄等譯) (trans.). 2018. *Antusheng tonghua quanji (Keyuban)* 安徒生童話全集（客語版）. Xinbei: Longkuang Digital Culture Co., Ltd.
- Xie, Liuwen (謝留文) (ed.). 1998. *Yudu fangyan cidian* 于都方言詞典.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Zhou, Rijian (周日健). 1990. *Xinfeng fangyanzhi* 新豐方言志. Guangzhou: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Zhuang, Chusheng (莊初昇). 2010. The Hakka documents compiled by western peopl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清末民初西洋人編寫的客家方言文獻.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2010(1). 94–100.

A grammatical comparison between *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Langage Hac-Ka* and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aspect study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 (1926) and *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Langage Hac-Ka* (1937) are both works of Charles Rey, a French priest of Catholic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however, the Hakka dialects shown in the two books are not identical. While the preface to *Conversations* has briefly described the differences in phonology between the two,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to illustrate that the linguistic bases of the two books are considerably different from a grammatical point of view.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extends from the continuous aspect to the relating postverbal markers introducing goal, manner, or degree complement and the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examining forms and usages and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phenomena in the two book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Dictionnaire* is highly similar in grammar to the Meixian dialect. In contrast, *Conversation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Dictionnaire* and the Meixian dialect, especial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urative and progressive aspects, the types of manner or degree complement markers and the insertion of the continuous aspect into the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found in *Dictionnaire* but not in *Conversation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alectal affiliation of *Conversations* by combining grammatical, phonetic,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evidence.

Keywords: *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Langage Hac-Ka*,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 continuous aspect, complement marker, Meixian Hakka

Author's address

Min-hua Chia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28, ,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201
Taiwan

mhchiang@sinica.edu.tw